

“如果您觉得我这个学生可以接纳,您就让我做您的学生;如果您觉得我这个学生值得考虑,您就做一次试验,让我成为教育改革的试验人,因为他们都叫我怪才、小发明家;如果您觉得制度和程序不允许,没关系,我可以不申请大学的奖学金,不申请学校的毕业证书及学位,只要能让我进大学学习即可。因为您培养的是一个比成绩更重要的学生。”

——摘自杨成兴自荐信

“我拒绝高考,但不拒绝大学”

对话放弃高考选择高职的重庆高三生杨成兴

文/片 本报记者 苏超

从宣布放弃高考的那一天起,杨成兴就被“层层包围”起来。在阵阵惋惜声中,这个重庆复旦中学20岁的高三生开始在一家私企实习,并且决意“固执地走下去”。

其实,早几个月前,杨成兴就已经“很出名”了——

他拥有三项国家专利,是当地有名的“科技怪才”;他曾给国内108家高校发出自荐信,并且收到了包括复旦大学等名校在内的36所高校的回复,这些知名高校均表示,欢迎杨成兴参加高校自主招生考试,只要高考上线,就破格录取。

但杨成兴放弃了这些机会,他被当地一所高职学校——重庆电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免试录取。因为,他不愿参加高考。

6月15日,记者与杨成兴在重庆进行了一番对话。

“我在考场外写了高考作文”

齐鲁晚报:6月7日,高考第一天,当你的班同学都在参加高考时,你在做什么?

杨成兴:那天,我照旧在办公室(指实习单位——编者注)上班,一边工作,一边在网上浏览一些关于高考的报道。我记得那天我还在个人微博上转载了《南科大学集体拒绝参加高考,愿为教育改革作出最大牺牲》的消息。

齐鲁晚报:当时什么心情?

杨成兴:心情很平静。不过突然有一点冲动,想去考场里体验一下高考的氛围。

齐鲁晚报:看来你还是有些动心。

杨成兴:是啊,后来重庆高考作文题目出来了,是《情有独钟》,那时我在上班,重庆晨报的记者问我可不可以写一篇高考作文,我动心了,我觉得这题目简直就是为我准备的。于是很快写下这篇文章,并在第二天发表出来。

齐鲁晚报:还记得是怎么写的吗?

杨成兴:我记得开头是这么写的:“曾经有人这样说过:‘同学们,在你们学习生涯中,在思想上一定要和你们的老师、家长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不然到最后,完成了他们的目标而失去了属于你自己的理想’……”

其实我更想说的是,“一个孩子,特别是我们中国家庭的孩子,自从出生以来,他们的父母就在为其安排阶梯形旅程……我真想问问,我们中国家庭都是一个‘模具’出来的?”

齐鲁晚报:“一个模具出来的”,为什么会这样想?

杨成兴:现在的学校在强调学生“做人”这方面完全没有达到标准,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生成绩好就行,对学生的为人处世不太在乎。学校开会时我就发现,重点班的学生在升旗时也不看国旗,唱国歌的时候也不唱,大部分人都都在看复习资料,做自己的事情。这种教育到最后把人都教成了畸形。

“我从没想过要参加高考”

齐鲁晚报:你反感现在的教育模式,甚至高考,是因为这个吗?

杨成兴:对。我从中学到现

在,升学一直没通过考试,我相信上大学也不需要通过高考。于是我才毛遂自荐,给108所高校写了那封自荐信。

齐鲁晚报:但你自荐之后,又为什么高调表示不会参加高考?

杨成兴:我从来没想到要参加高考。我很反感应试教育,认为笔试是一种不完整的考查方式,尤其不适用于我这样的……偏才。

齐鲁晚报:你周围的人怎么看你放弃高考?

杨成兴:我刚才去医院验血,碰到我高二时的地理老师。他一见是我,很激动,使劲握住我的手,把我刚刚抽血的手都挤出血来了。他握了很长时间,说,昨天晚上看到电视上对我的报道了,他希望我能继续走下去。

齐鲁晚报:你本人放弃高考,但在你的博客中,你又说高考不能被取消,这不是不是一种矛盾?

杨成兴:中国的“一年多考”我

认为是一种愚蠢的做法,要中国取消高考也是愚蠢的。最好的办法,就是通过不同的考试决定不同的上大学途径,有理想的学生能为了理想学习,而不是被社会主流思想左右,被强迫,被迫地学习。

齐鲁晚报:那你认为高考应该怎么改?

杨成兴:高考不能取消,因为我认为中国大多数人还是像从一个模具里刻出来的,他们需要考试,但像高考应该一分为二。有些人适合通过考试来获得学习那个专业的机会,那可以通过高考。还有一些学生对考试没有天赋,那他可以参加有针对性的选拔。

比如北京大学物理系吧,能不能这样,一个学生从初中开始,到高中毕业,一直参加你这个学校的物理专业比赛,每年或者每学期都参加,到最后把这个成绩加在一起,这个成绩就相当于高考成绩。这不是高考,这只是专业性考试。

“我不要文凭,但要学识”

齐鲁晚报:很多人都不理解你为什么最后要选择读高职,你是一时意气用事,还是早有此想法?

杨成兴:我认为大学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,而高职注重实践

知识。大学会始终让我在理论知识方面复制、复制再复制。我有时候会觉得,现在的大学是在培养跟农民工抢饭碗的大学生。

齐鲁晚报:有人说这家高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才招收你的?

杨成兴:嗯,这个……不能说这么绝,我个人认为……不管什么学校,进去之后我都会坚持自己的方式。

齐鲁晚报:看来你不是很在意去什么学校,拿的是本科还是大专文凭?

杨成兴:不是很在意。前几天一个人打电话给我,说是重庆某大学的,他原话是这样说的:我们学校可以给你提供本科文凭,以及国家认证的什么资格,希望我能去他们学校。我说,我的兴趣不大。

他当初如果不提文凭和国家认证什么资格的话,我估计还会考虑。但听他这么说,我认为,他这是在挑衅我,是在向我发战书。我早就公开说过,文凭不是个好东西。

齐鲁晚报:这么绝对?

杨成兴:我是说文凭来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方式是错误的。我跟许多大学都提过,我读大学不要文凭,不要学位,但我要学识。所以说我拒绝高考,并不代表我拒绝大学;我拒绝文凭,并不代表我拒绝学识。

我这个人还是挺爱学习的,关键是学什么,学的东西我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的别强迫我学。

齐鲁晚报:你有没有非常想读的大学?

杨成兴:我还是很希望能进入理想中的两所大学: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。对清华北大我并不在意。我对复旦大学有感情,是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完整的复旦人,因为我初高中都是读的复旦中学。而对南方科技大学,我是一见钟情。

齐鲁晚报:看得出你对南方科技大学很感兴趣,对南科大那45个放弃高考的学生,你什么态度?

杨成兴:我挺幸运的,我走在他们前面。哈哈。他们是继我之后宣布不高考的。我是5月13日宣布不高考了。

“我要做爱迪生+诺贝尔+比尔·盖茨”

齐鲁晚报:大家都知道你是个“科技怪才”,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?

杨成兴:一直不好。高二曾经是全年级倒数几十名。

齐鲁晚报:最好的时候能考到多少名?

杨成兴:我最好的时候能考到全年级正数50多名。

齐鲁晚报:你的成绩好像是……潜水艇,是不是对考试不重视才这样的?

杨成兴:哈哈,是,你形容得很贴切。我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考试。科技竞赛是我眼里的考试,我对这个很在意。

齐鲁晚报:你想成为一个单纯的技术人才?

杨成兴:不只是成为科技人才,它只占我人生的15%或者10%。科技仅仅是我成功的一种手段。

齐鲁晚报:所以你会选择工商管理这个专业?

杨成兴:我之所以选择读工商管理,是因为我需要更多科技人才的支持,而前提是我必须要有必要的管理能力,知道一些商业方式,这样才能行。

我之前参加一个企业家峰会,上面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,阅人无数不如贵人领路。贵人或许就是某个人说了一句话,或许是某个人为你指点了一条路。这句话这条路就成就了你一生的梦想。

齐鲁晚报:但我刚才跟你父亲聊时,他说很希望你将来能从政。

杨成兴:可能我父亲对政治这一块有追求吧。我也喜欢政治,但绝对不要做公务员。因为公务员有很多规章制度和限制,我认为35岁之前不要坐办公室,要出去历练学习。能选择的话,我首选做企业家。

齐鲁晚报:现在很多大学生都希望当公务员。

杨成兴:这是我最反感的事情。他们这样是浪费国家的资源,完全是为了端铁饭碗。现在物理系的毕业生去当公务员,我觉得,他们是忘了国家培养他们到底干什么。

齐鲁晚报:那你最想干什么?

杨成兴:爱迪生+诺贝尔+比尔·盖茨,三个人的综合。也是最成功的商人。



杨成兴在家中。

○采访手记

父子俩的较量

苏超

在未见杨成兴之前,我以为这可能是个比较偏激的孩子。

6月15日,坐在眼前的杨成兴,虽瘦小而斯文,但在交往中却显得比较成熟,一边照顾着我喝茶,一边用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谈论着他的选择。

杨成兴从不认为自己是个“科技狂人”,他说他很喜欢交朋友。而在重庆期间,杨成兴每天都要主动问候我的起居,细致而得体。

6月15日晚上,杨成兴的朋友深夜打电话要他帮忙订车票,

于是我们一起去车站。回来的路上,发现地上有一卷百元大钞,杨成兴捡起来就直奔路口的警务站。当他把这些钱交出去时,我对这个孩子有些肃然起敬。

原本我以为这个潜心搞科研的中学生或许有些家庭背景,最起码也该是生活富裕,可到他家后才发现,这是一个一直在吃城市低保的家庭。

杨成兴的父亲杨兴国,年幼时因为家贫无法读书,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。在被问到对儿子选择读高职的看法时,杨兴国只是礼貌地笑笑说:

“还好。”但他脸上却是挂满了不甘心。

“很勉强,勉强得很。”被第二次问到同样问题时,杨兴国说,他最希望儿子选择从政。但根本不喜欢坐办公室的杨成兴,对从政没有丝毫兴趣。

父子俩对未来和世界的不同认识也许会一直冲突下去,但父子二人还会经常一起到长江边钓鱼,一起面对将来的生活。

父亲常说,从现在来看,杨成兴在这场以个人命运与高考制度的较量中,得失还很难说。